



自知堂集卷第十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敘文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四書名儒雅意錄序

比聞儒臣之在館局者其品舉業之文曰宣德之前簡而質弘治之前雅而暢正德以來蔚以昌汝楠因而繹之簡而質者其衷有餘言似不足者也雅而暢者文達乎衷者也蔚而昌者文溢乎衷者也故蔚而昌極矣而文之敝亦靡靡焉將不可止也業舉子者挾奇構巧務中世程而中程之外等文爲筌豈自知

敝也然史臣得以考其變審言之士得以稽其世所
關豈細故哉今宣德以前藏諸館局之文不得多傳
於世矣弘治以前所謂其文雅而暢者至今學士大
夫之家猶得采而誦之以比年中程之文昌蔚之中
猶存渾淪精確之意較之弘治以前得與比倫者恒
什一焉然繇什一之辭以考達衷之文進雅暢之義
以窺簡質之始亦庶乎可以挽文辭之運而占行業
之實不然其誠不可止矣如觀變與論世者何哉大
抵士君子於文之用也有關於經世而道因之其於
文之體也有關於論世而道亦因之故雖云舉業實
通於道道以文顯人以言揚古昔賢材亦由此選使
文溢乎衷漸流於一藝之工而無關於世此在先王
盛世以成而下焉待之何足以當俊造而承顯庸也
業舉子者能弗思矣乎雅義之傳其有自矣嗚乎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豈持禮樂然哉是錄宣德後商文
毅公而下凡六人近時名家唐司諫而下凡四人得
之家傳而采輯之者吾湖庠生臧繼華沈夢鯉也時
嘉靖癸丑孟秋日

贈長興萬侯序

鈞列循良之科而語赫赫之政曰治無滯機語悶悶

之政曰治無近功則孰辨而從之哉汝楠嘗質之聖人而知其無二道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妙用雖與人殊而為治之程木如是也其徒端木氏最善體狀所謂立之道之殆孔子所以作新於期月之間者也所謂綏之動之殆孔子所以浹洽於三年之內者也盡施為畧可睹已作新以機機盡神浹洽以功功其化神而化之與民宜之由堯舜以至孔子治不可易而欲宜斯民者亦烏能自外於神化也治近於神而赫赫之譽興於匝月不謂之速治近於化而悶悶之政成於三年不謂之

緩事不師聖而精神不凝浹洽無自則漢宣而下之吏治似赫赫矣而趨近功以耗西漢漢章以下之吏治似悶悶矣而滯事機以衰東京斯則久無有是者矣長興吾湖郡之鉅縣也南昌西原萬侯登進士來治茲縣名實施於上下則匝月之政爾鄰境之聞斯政者或不能灼然於心其知者從而神異之以萬侯岐嶷絕倫殆天能也嗚呼亦孰知聖人期月之程亦為吏者之所由乎又孰知為循吏者三年之成固期月而已者之所竟乎萬侯學邃經術而力窺聖經仁民之心必其時吏之治憤懣外激而仁民之心充滿

內涵其進於廷也願一發其所感而據其所懷授邑而得長興則朝受而夕相繫矣未履疆域而輿圖在侯之目未投案牒而休戚關侯之身未接父老而鉅細徹侯之聽一邑縣侯之耳目一身而耳目一身縣於侯之心則斯心也固精神之會而神化之源也雖立導綏動其機妙靡不由此者也故其施於治也自筦庫架閣以至六司之椽不改比年也而文書理山隈澤莽以至溪澗湖漚之地不改比年也而王稅供好訐喜事會食而赴鬪耕鋤之樂與詩書相半猶比年而訟者罷課者進所事所使所左右而頡頏者猶

比年而撓者沮聽者服何則躬飭而政行思豫而事集至於端萌之所著色理之所通精神徹於上而上嘉之以人舉政速於蒲葦侯固無以要上下之交而亦何以遏上下之譽哉故期月之治而積累之即三年之成也赫赫之始而馴久之即悶悶之政也不速不近於神非聖賢端萌之所動不久不近於化非聖賢功實之所漸侯之政治本於精神侯之精神著於期月斷可識矣由是而不替令德所振作者以時浹洽無滯機者本非近功侯其真循良哉大易於建侯解難之初曰雷雨之動滿盈又曰雷雨作而百果草

木皆甲折曰不寧又曰夙吉言真機之動也若夫臨事敦厚臨下久於其道則機之不息所謂神而化之者爾道患不神何疑於化舍此而絜久近測淺深是局於筐篋治與蔽相因者也何足道哉癸丑之歲汝楠自再守郡還湖逢侯之賢淬志上期古人及預觀御史嘉侯之盛事邑師博士因庠生內弟臧子繼華告汝楠曰海水知寒萬侯之賢子實知之汝楠謝為邦無狀不足以知萬侯然竊以聖賢為政規摹大較與為治者共程而所以行之者真贗之辨嚴甚使辨治者引而求之實政異萬侯者抑而求之真心匪月風行治効自然而治之大成可企以侯則意固有在也於是乎書

贈胡侯膺代巡嘉獎序

托空言以明是非猶曰秉天子之權而况其真乎朝廷之所欲勸御史以其所是而揚之則為吏者勸朝廷之所欲懲御史以其所非而激之則為吏者懲故代巡狩而主榮辱莫重乎御史之權 制詔御史巡按所部滿一歲則更之以權不可以久居也久則愛憎行而是非淆然明亦不容以遽照也忽則疑似亂而賢否混以周流一歲之間而欲盡核乎官師之實

譬之騁驟馬於康衢而欲圖物容於方冊也豈不難哉况乎廉者其觚角之所抵吾知其為廉能者其捷給之所應吾知其為能若夫大廉不與吏競名大材不與物競巧心韞乎馴良而德施於無方尤非忽焉者所能兼得之者也御史鍾君者奉特詔督三省徵科又非顛按一部可比歲滿而舉激揚吾邑賢侯胡公遂為稱首此何從而得之哉其詞大指公廉繇於德惠愛出於性吏不待聲色而畏民不以煦煦而懷凡侯之自蓄積自知之者具褒揚之又何以致其詳哉吾邑丞貳簿尉二三君造請予言將以致賀於

侯予心乎契侯而姑發之云吾聞而侯湛學術之精而咀道德之華故施之於政不以洵洵易行亦不以稱揚動色者素定乎取舍之界闊畧乎榮辱之加蓋已久矣而僚佐尚未之知耶以侯之為器而乃致一詞以賀之此何必然哉二三君擬議將更端而請予遽曰姑發之言其殆不然而侯於道德之精華既總攬而深味之則承受應諾之間靡不有道存焉故闊畧乎榮辱之加者其存主之極茂對乎激揚之令者其順適之宜御史揆法行道為令者奉行之亦豈有法外之道哉禮有嘉命受而藏之其有勲勞藏之於

閱代王言者獨畧之乎謂吾內重畧夫外榮不免於
抗謂姑受其獎受而勿喜不免於矯二三君欲行而
重却之不免於拂而侯總攬深味乎道德之精華又
何必不然哉二三君乃消月日捧嘉檄率耆老而造
政事堂肅拜賀侯侯果受拜是舉也御史察賢於難
知縣僚將命以致拜禮成之後予歸自廣茗省記造
請之對論次為文以識其大端喜侯之見知而快邑
之成禮也如是侯諸德政之大者見予別敘故不備
著云

劉羅陽詩敘

羅陽劉先生以名侍御出佐州郡今年春移貳吾湖
值汝楠禫除詣先生郡齋始譚詩事自惟數年廢音
兼之習見下里屬和不啻國數千人一旦睹先生所
著客闖入越二編泠然雅音迥絕流調嘆曰誠空谷
之傳也夫世之為詩者未達性情先諧世尚往往據
按下躅遺其古初嘔心瘁神狗聲濯字惟恐失唐人
之步趨而不思終遠乎風騷之極致敵也久矣先生
獨沉浸風雅博涉騷選鑄詞命格寧違世人之好而
擬議於聲詩之始豈不難哉先生曰吾豈能抗作者
之林心羨玄邈哉顧詩人之派西北有關中諸部而

東南幸存之吳下吳下先達最稱迪功徐先生而吾友皇甫昆弟譚藝輒推迪功其微指所在求達性情無出古調作法於始自括唐風所以願俟桓譚侯巴於百年以共奇賞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不欲與之較工拙也吾聞之皇甫昆弟如斯而已君實皇甫氏知已二編其爲我敘之夫以予羨先生之詩而重有慨於皇甫氏之論敘之簡編因以見志豈非所至願耶初余以童子釋褐時過從皇甫子安學詩未見許可一日語次予忽曰詩三百篇皆可爲選古十九首無非律韻如云有鳥雙和鳴乃在河之洲如云南枝巢越鳥或引其詞而伸之或更其文而韻之何慮不漸協新聲而乃尋響於景雲垂拱之後耶早歲狂言不意子安大壯予語締爲至友岐路生疑世風暗易予不免徘徊流調之中而先生乃崛起不阿截然不易乎世二編絕勝者雅雋拔俗逸思天成若朝華初啓天球未雕宛乎皇甫氏之證璞也嗚呼先生之詩出於意致超絕固不顯倚乎所聞第以予舊聞而先生獨卓然嘿契之寧不有感也夫寧不有愧也夫以是復先生聊爲之敘云

贈王武康擢戶部主事序

爲縣學作

凡士大夫自庠序發蹟以政律理官宜其政學相成
意無偏繫唯夫儒風易癖而宦習易私固有朝釋褐
衣晝繫吏事冀以規取功譽雖六條尚存不廢常牒
然而志意終踈逖矣其有夙好方稔世故未習理官
之術短而樂羣之意長者則與卑卑名實之施彼此
遞相觀笑儒者之實用何其寥寥乎不多見也肖溪
王侯之爲武康也汝楠蓋嘗生其邦而聞其政焉侯
之爲人深沉有志肅穆而斷潔然脩乎其外而渾然
克乎其中意致灑灑吏道不能拘也每詣黌舍延官
師接見諸生推明道藝發辭詎確而神止自如維時

官師弟子靡不融暢久若相忘其有政律之守者而
侯之於政律也畏王事而順簡書諭戎伍而平徭賦
上計最精文期無害閭里之情纖細相通而撫字微
務靡不肅給吏事次第殊非淺淺緣飭邊幅者比嘗
奉加賦催之令遇徵兵截寇之警郵使芴午於途
而侯之條畫詳緻一邑晏然蒙侯之福此深裨大體
其功伐豈徒斷斷儒雅爲哉銓衡敎官以侯之有成
勞也舉以上聞而徵爲戶部主事官師弟子以侯將
戒行李謀贈言於汝楠且謂之曰吾侯政律精研若
此而加意庠序寔所僅見庶爲我道之汝楠唯唯而

稽之孔氏昔者曾點游孔氏之門少長與諧風詠爲樂孔氏與之仲由而下憤切世事實効所能與點之後孔氏亦與之觀其所與而知其所學矣孔氏之學高明法天實踐如地實者虛之崇者卑之是故性存而道出焉仲由有童冠與偕之樂則超然之志不流於嗙使曾點有治人勇義之實則確然之行不流於狂惜乎天資所就非存性而時出者也故與曾點所以教由求與由求所以教曾點兼與之所以明所學以教衆人也彼務政律或嚮儒學奚足相笑如儒於學校樂群於邑事經理蓋於孔氏之實學聞不聞之異爾庠之諸生何異童冠一邑之政何異乎爲邦而行主戶曹固仲由治賦之一事也於侯何有哉侯異日出處裕如高明實踐之德業從可期已敢以此告於邑博士梅巖馬君暨其同官秦鄭二君皆曰然又以告庠之諸友亦曰然遂書之

送肖溪戶部序

自頃歲廷臣建議邊務尚書選部郎中因言司馬部屬最重乞得調材非別部比自汝楠觀之司徒之屬宜尤重也雖得名將提枹鼓而前師餉不供何濟於事哉周禮六官析一相而六之唯司徒與太宰得稱

官府孔門間居經畧世務足食廼在足兵之先未聞
欲建滅虜之績使萬里疆場息烽罷戍而不以司徒
爲要者也成周之盛屏逐戎夷具供公戰司會所計
師有餘廩而丘甸之間萬億之獲樂官猶函頌之此
豈文武周召所獨勞而自爲之者哉亦有司徒官屬
奔走疏附承於堂皇之上而周於邊圉之外人不知
其出於庶士以下之力而歸於文武周召之功焉爾
今國家憂邊日勤籌議籍全盛之日出數萬之兵間
調羽林及發兩路精銳則師未出境而司徒告匱矣
司徒既匱然後有不得已之政徵於天下而天下之

丘甸非但無成周萬億之獲也蓋亦有水旱之災草
竊之備不得已之徵者無幾而蠲之與留仍損其半
自是邊與民俱困而內與外並耗矣斯時亦烏得媮
爲一切不更加之意也汝楠曾備官有司見自議兵
以來司徒檄下郡縣者事以百十計而司徒之情多
不得達於下有司之情亦無自通於上因而發嘆使
司徒推心於有司則爲民亦爲邊矣使有司推心於
司徒則爲邊亦爲民矣一切耗蠹司徒當與有司共
懲無益不舉之政司徒當與有司共議而酌舊章之
舉廢翰萬有之盈虛無不並濟而相成者斯何至以

全盛之日而患乎時詘舉羸也哉繇是言之用兵誠莫要於足食足食誠莫重於戶部而善擇戶部者殆必求之良有司矣肖溪王侯以甲科兩宰縣得東南之仁和武康皆財賦地廉以飭躬精以治賦正有司之良也負臺垣之望而拜戶部之命豈銓衡籌邊次第繇論司馬因知部戶之尤重乎王侯舉為有司不得通戶部之心及自為戶部得以推心有司又焉知其不奉檄以自慰乎儻銓衡擇他戶部如擇王侯吾知凡良有聘必集戶部而侯輩以目擊天下之休戚詳議於同事之官司則合戶部皆推心有司者也為天下之有司者忍弗推心戶部以共濟國家之急乎所宜共懲而協議並濟以相成計制多壘之恥而潛施社稷之功者誠於王侯茲行不無望焉吾邑虛谷劉侯與侯同官且同博用世之志今以贈言屬汝楠汝楠臆敘侯指亦以用世期王侯其念奔走附疏之意默贊文武周召之功幸無曰一簣非所以塞江河亦庶乎不負贈言者之望矣

送楊臯材憲副陞貴州大叅序

國家太平垂二百年養之厚亦翫之久矣歲嘉靖庚戌北虜犯邊遂窺我薊門巖廟之上相與議曰苦乏

將材爾何憂北虜哉於是推天下藩臬具文武材而
宦南裔者悉徵之聚於京師幾二十員既如京師矣
則又議曰昔殷中興詩撻殷武易伐鬼方專事西南
未聞北伐宣王之中興於周也六月出師采芑繼之
南北並役兵戍比殷斯少屈矣末年竟替於初此爲
漢謀者所以欲安撫南陲以專伐西北也天下藩臬
具文武材而宦北壤亦豈無宜於西南者其如前議
移其官鎮要地得專意北伐於是推臯村楊大夫自
山西憲副移備建昌建昌在邛符之南南詔之北唐
人有言西戎尚可南蠻殘義即此地也比大夫自山

西至慨然曰建昌分道遷秩自西豈非欲如德裕故
事反爲西北重耶蠢茲南夷蹲危逗幽不必黠兵以
勝度相公嶺而前梯空棧高不必營城以守惟此蜀
疆枵然而虛則腹心先病蠻寇乘之吾其務綏靜以
安腹心松州昔負重藩鞏固伸足南嚮坐制武定大
渡平夷特把截隄防之耳經畧既定休養彌年而建
昌絕無報警者銓衡以爲有靜綏西南之功會貴陽
藩司報叅政缺員曰大夫可往何以建昌制武定今
獨不可固滇圍以達建昌哉建昌通道東則滇貴聯
絡北則武建相倚大夫出建昌餘畧以奠滇貴何有

哉於是有大叅貴陽之命說者獨謂大夫介特經練
綜物不遺宜備禁近以階卿貳雖曰建績西南終遐
逝之矣嗚呼豈其然乎伏波銅柱謂遠雲臺耶南顧
無虞北伐用張斯其勒名不在銅柱之下且遠而多
譽易示微指古語有之月缺其團遠日乃光非多譽
之謂耶若大夫逡巡外藩十年猶未亟遷則愈老其
材以躋臺省固尊大夫五華大司寇家法也臯村自
蜀移貴其無數於自晉移蜀也哉蜀藩臯故事僚友
遠行則贈之以言一臯孫大夫謂汝楠曰聞子曾以
郎官事五華大司寇又與臯村同官行人今先後同
司蜀臯也其能已於言乎遂不能辭而爲之敘

寧海州誌後序

提刑芝園焦子曩遷佐寧海葺其州誌凡七篇携來
蜀中以示其僚汝楠讀罷而嘆今之良外史也誌首
地理與民賦建置比祠守而下以至人物次之關地
方之憂樂與弘治間所脩實錄戶徭營衛雖委細必
記以待歲弊也則得書祠宇藝文海神仙釋與人物
之未定在往時以其可駭愕好事者競傳之終詭於
道也則不得書尚稽禹貢周禮職方要在成賦其邦
國都鄙夷貉戎狄之財用九谷六畜之數務周知其

利害春秋傳義使民不失其土宜陳之藝極予之法
制外史氏淪失此義久矣迺今於寧海得之哉非良
史也夫說者徒以史氏淪失古義乃爲文之弊豈知
夫地有遺飭而民有遺利文之弊亦政之弊也井田
去籍春秋歲耗斯可覩已而今之秉義脩史其於無
益之文不經之說累牘而是也斯何裨於養民哉治
亂不關是非奚取焉且先王之善政在於養民後世
之流弊在於使民自養旣不能養之而使之自養冗
征外繇弛備失利又從而消其脂骨民之於斯時亦
孔之疚矣譬之理一家者其於率子若孫也不能授
之畜積而今自爲土田失警農祥廢程水土而且好
聚游談兼籍元具其能保子若孫也哉地理之守固
其郭廓民賦之定悉其土宜而建置沿革兢兢然日
懼思焉此所謂成貢賦而知利害陳藝極而興法制
者也禮文其漸舉人物其次興矣推斯義也豈特以
治寧海哉序誌之意似菴郭先生詳矣汝楠恐自今
校脩外史者尚多無益不經因焦子之書特爲表之
以示誌政養民有助於經國者焦子微意文獻具而
實政可脩實政成而來者可守使出政者考籍鑒成
而後行事比於具舉克家之事務程水土益警農祥

自矢堂 八卷 十五
以昌其家爰固海邦海邦永有賴焉爲再表之以示
來守寧海當如其理家者故爲之識於後云

俞僉事金陵集序

是堂俞子自留署郎中來僉江西按察司事遡江西
以前所爲詩得若干首題曰金陵集而汝楠來自衡
州經南浦俞子廼出是集屬題評之又遡金陵集以
前詩凡數集亦得覽觀而汝楠重有感焉汝楠少時
轂下爲郎朝謁扈從恭覽巖廟園陵及委蛇西省躬
逢盛事輒念大雅君子必能識其大者粵稽根本乞
守留部則得南刑曹舊章鉅典鴻圖勝槩靡不措記

迨于出守違吳入楚泊巖灘遵九曲悠然江行遊蹤
所投無不可詠惟汝楠內乏幼眇之深思外遺眺聽
之勝事居轂下時則爲之而弗工自金陵後則病矣
而弗習已今因俞子之詩以稽其宦蹤則兩都西省
入吳去楚無不與汝楠同者而俞子之咏吟濡毫引
楮櫛辭比律深思不匱而勝事無遺汝楠所欲言而
不能者俞子非徒言之蓋詳言之嗚呼詩本天機天
不能宣而人代之謂之天聲可也賢愚同性古今同
感我不能言而人道之謂之不啻若自我出可也是
烏能已於序而評之也第評俞子詩者多矣而所評

轂下諸集未始不可通之於金陵一編汝楠所最善者唐太史喬叅知二先生太史氏每以康樂許俞子而叅知公顧謂爲大曆十才子之詩何其不侔也不然俞子之詩由六朝入以大曆終者也由六朝入而不安於六朝而又下之以大曆終而不安於大曆而又上之上下擬議以爲聲音之所止故其盡物似康樂然聲格高而氣味厚非大曆之寢衰太史發其源流叅知綜其終竟而金陵一編出數集之後二先生所未評也汝楠得而兼論之雖然滄浪嚴氏以禪喻詩

詞家躋之六朝大曆譬則因緣之法也上下其間而精神俱來舍筏登岸則超悟之妙也即俞子之用志日凝於神而超悟之妙已見大端繼金陵而作者汝楠異日見之又不知何如其爲評也

巖潭王子詩集序

汝楠觀詩於千百年間因其喜愕憤懣之情而考夫世態人事之變雖隔時代如處一堂故知詩書之實皆可爲史而詩能興感於百世之下尤爲明著其在異代如此況聯袂比卷結侶論心篤平生之誼者哉涇巖潭王子之爲詩也蓋自弱冠迄今二十餘年於

茲矣遡二十餘年之間嘉靖辛卯汝楠即道遇王子其明年釋褐同官行人見名公碩士方尚文學而吾二人者蓋同所嚮往又明年並奉使於齊魯之墟摩厓題字各凡數處還使之日王子進戶部郎中而汝楠亦備比部員外郎邸署雍容聲詩往來殆無間日既而汝楠以戚歸廬王子忽羅口語出知福寧稍遷台州汝楠謁除乞守留京而王子亦有留京之遷各得原部郎官賡酬如昔汝楠出守歸德而王子乃守九江於是寓跡始分然猶同爲出守故曾寄王子詩云葺室平生半似君後補衡州又曰君專廬阜我衡

陽夫同所嚮往蹤跡乃爾觀於詩帙平生具存其間人事悲歡友朋聚散可怨可群一覽得之踐歷之地夙心炯然比旁求今古增感何如也王子之友爲之刻者乃曰此必得蔡子一言始可行於世於乎亦善諒人者矣汝楠惟王子之才閎富俊麗少年執簡吟賦敏贍絕人使其處文章之司飾太平之盛草黃麻而鏤金石固不足多者即令屢擯稍遷亦足磨礪追琢以成其一家之言于以播於永久天之降材旣若有造則其成材豈止一格哉時垂紳角藝之友或以沮斥自藏或以體力坐廢如汝楠出守以來蓋即

坐廢者也王子獨未獲大展用於時而亦不廢立言
於已取名家詩人之材以增大家詩人之美自奉使
以至九江詩與歲積人皆誦之可謂強立於斯文進
而不返者矣天固成其材王子何憾况夫得以立言
者既足傳矣而年方強仕德以困辨以所樹立者晉
而大之天亦或莫之靳也後之以詩考王子者得合
先後而風感焉及參其間應酬之輩最善如汝楠者
始忝二妙之名而終無並成之實徒知讓賢於友可
謂云爾已則斯集之行豈誠待區區之言乎

贈种方塘序

古之論通塞者與今異昔黃霸守潁川君子講德小
人向化班史紀其事至千百言反霸自潁川拜御史
大夫黽勉宣帝末年則曰其功名損於治郡時明霸
之通於治郡塞於為三公也史氏書法豈無本哉孔
子為委吏為乘田而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蓋自愜其
為委吏乘田而通也至於攝相事弗能圖定公之終
銷季桓子之漸決於去魯而夫子之道始窮史氏家
法蓋本諸此也而今之為吏者陟巖廊則為通處卑
散則為塞其論淺劣不可質之古昔矣方塘种先生
常山郡人也爽邁有古燕趙名士之風而其志謙謙

如也則出燕趙風氣之外筮仕爲永州推官凡五六年按部使者屢上其事曰賢推官也他日可以爲名諫議歲辛亥御史李公胡公相繼以按部來湖南覈屬吏至种先生愕然曰報稍遷知寧州矣以諫官荐以州牧用何其舛也而持通塞之說者遂指先生於仕宦亦稍塞矣獨汝楠以爲不然君子豈以外物爲通塞哉亦言先生之志云已先生諸讞議犁然稱當者汝楠不能悉紀其係時政之重者蓋嘗切識于心先三四年永州廣西之界徭人弗靖總督都御史檄湖廣監司治兵備聲援於蕭灘邊人喜功率按軍書

以稽寇數必取盈焉監司弗病也先生在帷幄中密議遜詞卒活良民八十一人之命而徭亦告平趣振旅以還比年麻陽之舉師老費殷然扼其吭而軋其勢非少持不可文墨議論之臣一簧鼓間將帥束手矣先生奉御史檄往稽功罪無不稱允大將以下賴以不圯得安意宣布以竟戎功嗚呼備矮之役憲臣自裁罪起擅殺往年大同綏定而坐撫臣擔石之粟文致其罪至今勞臣爲之太息則先生兩事裨於大體豈淺淺哉然而先生龍見淵默施功於楚而不自名言愈深遠矣先生遷寧州後以書來報汝楠答之

曰以先生之政得寧州其不及先生甚遠者進近要
知先生固不以此易彼及其戒行道衡汝楠敘行事
美政之在湖南又昭昭然如是夫交於上而上不哂
施於下而下不悖去之日無有大小無不稱嘆而攀
慕之者然則先生於永州之始終其通也哉彼近要
之陟者烏知其無哂悖也而可以語通乎同僚袁君
南江雅與先生善聞汝楠之言蹶然起曰先生之通
其知之矣自寧州以往其自考通塞又何如也請書
以贈先生之行

贈二溪胡侯膺戶部嘉獎敘

循吏可為而不可為漢史敘之諗矣繇吾德清胡侯
歲計之治言之循吏果不可為哉比年海內數征不
庭軍旅所需溢於常賦東南民力既竭至弗勝命矣
然以兵事告匱者 朝廷必詰責大司徒大司徒之
屬請馳輶書督徵海內得比按部之使刺舉二千石
以下奉行不虔者間 敕按部與司徒互相督發引
繩稍急而嚴峻操切之有司始以邑無逋賦中程嘉
獎其他不罣於法難矣敢望以異等藉譽乎唯胡侯
之為吾縣獨以拊循為主徵諸細民如恐傷之掌賦
之長或自慮踰期而侯猶不為少動務在斡旋盈縮

勿下漫令即侯所行揣侯意念念民困賦繁之日而取
盈於徒吏譬之御者馳驟不已馬力既盡御敝蹶脫
即使王良造父控前驅後技不得逞御又非法馬斃
而大事債矣不如休馬更轡徐効其力所以緩征息
民而不顧其他由灼然利病之源故也豈與徒吏較
得失哉歲戊午主事黃公督賦竣事聯郡邑注其殿
最侯時廉惠之譽藉甚羣公間惟徵科緩期民自來
輸僅以不愆然竟注上上移檄嘉之夫徒吏所以趨
時寧無豈弟之心乎惟其豈弟之心不勝夫毀譽之
念卒移局就吏侯屹然行愛民之政於世故勸勦之

日是不可及也已意超毀譽而譽自上逮循吏果不
可為哉抑縣之父老又有扣予者曰侯誠愛民然不
能久留吾縣嘗睹梁侯在縣其休緩民力最似吾侯
及為大司徒又察察責吏治逋賦無少貸此不知何
也梁侯卓然為本朝名臣即為六卿經賦定制多
所裨贊予無容議但因父老之言試窺胡侯殆又不
然在楚以學術馳名淹貫六籍得其菁華旁通百家
之言而尤邃於史漢諸所施行皆史漢循良家法也
其徵科類倪寬吾縣緡屬納賦類倪寬之民課幾毀
復最亦適類當時事考寬傳寬始由文學後為御史

大夫最久善持大體得上意弛徵權拜富民侯未必
非豫相之力要之等爲名臣學以行政與以政成名
者異在漢循吏固然內外郡縣融浹流通吾方於胡
侯有望會丞貳王君以下來趨爲文并書以貽侯侯
然之否乎

鶴南飛詩冊小敘

鶴南飛詩詞若干首湖郡諸生寫宋人調以壽郡侯
潞南李先生者也錄東坡先生常守湖至今湖人士
賢之先是寓黃值初度楚中李進士吹前曲赤壁山
下有穿雲裂石聲聲聞於座坡翁亟引而觴之郡諸

生王汝源等况先生之賢於坡翁先生初度各爲壽
詞况其曲於穿雲裂石之調因門生錢憲錢念以告
于汝楠汝楠以諸君寄意超遠非世俗致祝常調欣
然樂爲之敘顧有審音之客辨於座曰東坡先生直
詞忤世羈跡江黃之間所謂穿雲裂石詞不復傳意
其聲調清越激昂振發其鬱沉致樂乎壽考等於楚
風可以想像乃若先生自列薦紳即最名邑稍貳大
郡列岳東南循良之稱洋溢澶汴蘇湖之間遘遇昌
時會逢誕壽作爲詩歌以侈其盛蓋雅什也附之楚
風恐甚不類汝楠告之曰風謠激烈雅詩冲容其歸

協之性情云爾坡翁抱體國閔時之懷難免於浮海
涉江之困至其儻蕩高雅履險如夷竟未始不反之
恬愉李先生方茂德音數年刺郡適島夷間發七邑
按堵用脩攘綏定之勞以處榮名休暢之日內無逸
志外無矜容惔惔爲民廉恪不替抑何體國閔時獨
似蘇公也故忠愛一也激於違時而安於自處者其
聲詩或爲興嘆然震而不愆裕於享名而勞於理物
者其聲詩或爲忻誦然喜而不溢至願永其令名而
增其錫祉固無不同也詩人詠信處於國風之末敘
甸宣於大雅之終安重之美疆理之勤孰謂風雅異
情先後殊致哉由是觀之先生之蹟誠異蘇公而平
生體愛之衷邦人祈祝之意固宜與蘇公並永賢譽
此汝楠所以樂爲之敘也客曰先生爲國宣勤比於
文忠邦人壽公無異宋代吾子言之人亦知之至此
樂醜類異音同情視今猶古信所未聞引諸生以獻
言於先生請遂從吾子之後於是翌日致詩次第歌
之先生褰帷四顧郡中會見雨霽日上山碧湖平鶴
天清遠其視穿雲裂石又不知何如也

贈劉羅陽擢廣司僉事序

羅陽劉大夫由侍御史歷佐吾湖郡之明年拜僉廣

東按察司事飭兵惠潮之命迺其遷謫之歲無幾
何年兩佐政皆名郡遷今秩以往奉璽書持節鉞
擁旄萬里之疆巍然寄方維之重朝廷之所以待
諫官者何其厚哉嘗覽史至史公傳賈誼而贊之未
始不爲之太息悲其流涕痛哭於治安之朝俟罪長
沙竟以其齊得失一去就者而爽然自失焉至於文
帝之所以遇賈生者雖史公不能爲之發明也志士
之處諫諍豈不虞萬鈞之易壓而思謙默之可容盛
溢之氣克於中而憤切之情激於外朝發於言意之
表而暮違乎絳灌之侶固甘心於萬鈞之所壓若因
而貶竄四方爲東西南北之人蓋惟其所嚮其所存
蓄然也雖天子亦不能獨庇而保全之將推苦之於
倥偬逼迫之鄉以洩丞相列侯之忿徐考其鍛鑠消
磨之餘以冀其從時運世之用然人各有所挾持豈
朝廷所能必其然哉誼之自推其氣卒鑿倚伏與道
浮湛正漢文之所願爲前席而不自覺者惜哉時命
弗符故不能施之於漢治爾本朝加意諫官尤
非往代可比向在轂下自給事中御史稍謫而仍復
其原奪之官者蓋凡數見否則馳書仗節雖在萬里
之墟不異左右之列至不可數其所以庶幾于大夫

自底平康而躋之大用者微意可得而仰窺也劉大
夫爲侍御史達官貴戚斂手避忌風裁廩廩宜不見
容其處臺可謂烈丈夫矣謫佐興化其詳不聞若佐
吾湖凝然堅壁閱其運量委之戎伍而不厭署之劇
縣而不撓每以政暇攄爲文詞有味哉見道之言其
於得失去就之際窈乎不得而測其淡也史公所爽
然自失者何足獨擅於昔哉處諫官於成德之地者
朝廷之心用成德於樞密之位者諫官之時命此
吾輩所以企大夫之德而忻大夫之遇也或以大夫
風望將震盪南海而施設其間烏得以推藏之守談

烜赫之用哉是大不然嶺南之與閩浙唇齒之地而
連年用武之國也自海上興兵以來搜財賦簡舟師
譬之漁竭其澤鳥焚其林民不勝疲矣幸而海酋授
馘民仰綏靜主上用人於竄謫之後其寓意固微撫
民於兵革之餘其爲慮尤遠大夫不改寧一之度以
填南海之疆所以爲適道之用也從今彰有常而登
三事蓋以此爾成周中興江漢之詩曰武夫滔滔繼
之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終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敢爲大夫誦之郡侯潞南李公爲守郡循良文學
之最與大夫意孚而情深顧於祖道以綴文相屬是

申燕餞而借諸友之意也敢敘 朝廷所以用諫官
與中興所以洽文德者爲大夫告倘潞翁以爲能寫
我心敢請執筆以書贈焉

東遊篇序

汝楠每誦唐人詩於音響推移之際未嘗不深致思
焉至於一人之詩其自謂晚節細於詩律然自後人
評之又云暗化於時斯獨何與大抵聲律之工學士
大夫之所可爲其平促悲喜恬愉慷慨繫於時事者
學士大夫亦不自知其聲音之所之也惟茲東土汝
楠曾以行人奉只尺之書遨遊其間登泰山絕頂中

夜覽日出處訪明堂故址於岱麓憇五大夫松下飄
颻有凌薄風雲之思循蒙山尋洙泗放乎鄒嶧而脫
駕焉以爲平生依歸在是惟時爲嘉靖甲午汝楠年
甫二十值四郊無兵東土晏若遺風善政所嚮可述
藩郡州邑相迓命使雍容甚都而汝楠周詢驛道好
爲短長咏吟無非宣穆風而紀盛事聲律雖曰未嫻
大雅君子翻有取焉及今再遊叨長東臬初自北海
隨歷青齊乃見驛道騷然行者靡扁遠人告饑薊門
傳警海卒劬勦援師北嚮兩浙徵兵河洛飛檄其有
不供則麗于刑長臬踰時乃有民窮法衆之悲自惟

年歲四十有五鄒魯歸依之志旣荏苒無聞境內疾苦所感又復如是其慷慨象欬之懷發之於詩曰且喜天門近懸愁世事艱又曰空持使者節旌騎擁征輪其他山川亭榭之詠不過聊遂同羣以永時日審音者辨之當不待闕響灼知激而成聲然已雖稍嫻律句豈可同語於當年之致哉嗚呼從此以邁負荷實難進與止汝楠必處其一焉幸而羣公宣力屬贊昇平抑幸而乞身山中俾吟擊壤即今之慷慨象欬者亦當暗化聲音之所之固未可期也宜識歲月以俟遂輯東遊詩凡若干篇

贈石津劉封君八十壽序

汝楠每讀史至世家凡列官佩印剖符食邑之臣其世系累行積誼根本深茂枝葉相承益大蟬聯至於無窮及列傳所載隱君子挹道潔身於當年躬詩書長厚之澤自能世其子孫不三四傳而堪附世家者不一蓋互見之云姓氏至於近代如世本諸史所記冠蓋盛事亦寥寥江以南北間矣語有之澤厚流長澤薄流短不謂是耶汝楠曾以參政守湖西按吉郡則其間冠蓋世族於予心竊有慨焉至於接見名公卿本其世類有隱君子之風者未嘗不咨歎諷咏之

也吉郡屬萬安與汝楠同舉進士者爲又洲劉君其
氏尤爲著姓汝楠既得與又洲君同年且同領楚郡
後又歷守君故鄉以此交彌深而知君之世尤詳上
世以來譜牒所著不暇校論又洲君數言翁石津先
生方早年盛時抱遺經歲比於縣大比於省獵菁華
以翼自表見蓋亦勤矣不意數擯於勢屢絀其志彌
勁其苦茹糲有以自好泊然潤脩爲鉅族弟子師非
內則儀禮之行不以攝乎其身非仁義洙泗之言不
以蓄乎其志而肆之於論說淆之於取予又何其嚴
重也方又洲君用家學射策甲科爲名令而先生卽
被 天子璽書封爲郎久之又以名守備 天子股
肱郡進中憲大夫先生之學亦略槩見然而脩然遁
跡萬安山水之區口授弟子經術厚鄉曲謹祀事而
已自服御田宅及凡世好與曩時儒生無異要之珠
玉之美不以幽暗匿光松檜之素不以春華易致道
嚴於鄉而事不詭於古非古之隱君子耶學有所託
而顯焉又何必憑籍尺寸自見之行事哉又洲君以
譽望自股肱郡歷徐方八閩參轄兩浙自方維重臣
行爲 國家鼎鉉先生名益炳然聞於海內尤爲世
家增榮諸孫承口授以文學進纍纍然相倡和未已

澤厚流長方之史冊之盛又何異焉今年庚申先生年已八十安食輕步益和於躬先是又洲君偶閱方書有為親禮斗樞以愈其目者禮之一紀先生夙有目翳遂倏然明也聞者大奇之以為神異以先生年既高復返於少雖百歲不趨也因以為先生壽說者又言又洲君壽親夫既格於神明矧兩浙民艱夷寇何有哉誠使君畢力宣職孳孳佐百姓之急以吳越間數十大郡頌聲為親壽其神明祚之信百歲不趨矣君鄉人暨交游為詩歌若干贈先生大都祝先生之壽述君顯榮而於翁砥行厚澤媿古盛事及神明所胙或未之逮汝楠歷部後數年仍叨長藩於先生之鄉咨及君子以祈無疆蓋長藩事也不但通家之誼而已是以備著之并書其貳附於劉氏世家之籍俾知所考云

兩溪駱先生詩集序

武康為吾鄰邑經所識封禺蓋其鎮山而餘英溪流天目枝山之落英即樂府所謂前溪也其為勝域如是蘊含秀薄乘其奇而鍾其奧豈無足以當之者哉齊梁間多金紫貴人人品弗敘屬賦朝野至相肩摩然太白所謂綺麗不足珍者正謂如沈休文之屬即

其流風誠茂如巴斯何足云唐貞曜孟先生郊其庶
幾足以當之揭德振華昌黎先生爲誌之於洛東所
謂維執不猗惟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誠茲邑
所鍾之特懋者後七百餘年仍有人焉兩溪駱公是
也公名文盛字質甫自少岐嶷神超色夷年四十餘
仕爲翰林編脩嫺文詞而勵操行自相公以至同館
之士無不由中心嚮慕之者一日乞疾還兩溪間斯
滿不復赴館稍以詩文自娛亦不以取譽當世介特
自將居處蕭然一介取予真無有以累平生者館閣
故人時貽書強之俾起公但自笑謝不能起其所存
可槩見也公所爲詩冲澹爾雅辭句整秀惟其直寫
情素故得如其爲人第取譽廉故詩不強吟吟亦不
多也不施而昌詩貞曜特懋非公復誰繼之竊謂貞
曜在唐平生畸困然嘆老閔窮甚則逼窄天地鈞章
棘句至於摛擢胃腎可謂悲且勞矣公獨於遘逢榮
盛之日退處悠然歲屢空乏無不自適發摠性靈不
事彫斲詩篇率類有道者之言自有可傳貞曜乘一
邑之間氣而公乃備貞曜之未有後之考乘徵詩尚
論其人吾又知其必有辨也已公子鳴鑿嘆公之篇
章旣不苦構而又流散者多沒後數年竟類次之可

占能嗣公文汝楠携公集來宦江西守饒州王君徒
舊令武康最爲知公得集刻而傳之如不及嗚呼生
而乞閒死而甘朽之人使人汲汲傳其緒言風固可
想傳之者其秉尚復何如哉

西遊篇題詞

葦東遊篇之明年爲嘉靖庚申汝楠領使西藩重歷
備官叅知之地尋記往事悲喜糾纏及今接之於前
而應之於遠皆使人神竦心惕有不能釋諸懷者肆
口漫吟輒成數音讀筒仍得叅知時詩若干首乃題
曰西遊篇而以新作附之爲續篇云汝楠惟宵雅之

盛領使於外覽皇華而驅駟馬良亦至榮然不遑將
父則其君深憫恤而詠嘆之雅聲之變諸大夫經營
勞瘁裨益鞅掌亦云勤國而不免自敘賢勞則詩以
爲刺繇是觀之上之使下甚恤其私而下之事上至
忘其勞蓋體行役而重報禮者其道固昭然在詩教
也汝楠副蜀臬時上書乞侍老父懇恫蓋欲放歸家
山司功白張文定公故事藩臬堪效時用者得徙便
養銓格蓋以原秩徙地選曹乃不翅移之近地又增
其品秩令有感於曠蕩之仁不翅念其不遑直俾
將之而得遂其養視宵雅之厚於體下復何如也顧

汝楠叨守一路陪待御史稍歷湖西唯諾拱揖以竣
按事而無尺寸經理之勞以罹於變何勞之可敘而
亦何以忘之哉誠復奚取而今又進之使秩畀之原
藩體下厚於周道而報禮一未宣勞此汝楠之所以
不難於痛往投簪歸守墟里而逡巡故藩誠難於有
以報稱併繼親志也維時詠詩雖不出山川風月之
致而大指在遠邇君親之間將日夕黽勉爲表郡邑
此西遊之所以敘也從今守職待罪苟能陳力忘勞
報政而後圖依丘原然且有違右軍誓守之志如徒
藩縻爵以積瑕類曷爲荷至仁而重逡巡也哉斯詠

者亮哉悲矣庚申夏五月德清蔡汝楠書之端表堂

自知堂集卷第十一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碑文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題名碑

南京刑部之屬郎中員外郎主事任雲南司者自今
溯而上凡一百一十五人其始終履歷之詳未之詳
也第因本司稽其去留則或以鴻漸之翼發蹟郎署
之間顯升當時敷聞至今及沮于公議爰疚爾祿者
則各有其類也議者有云自南蹕北遷留務無幾無
能自効以樹嘉績余惟金陵者即曩時豐鎬之區也

自矢堂
卷二
踪跡本原祇覽天紀諸事之宜咸有軌則司憲之臣
實承二祖之耿光悉意於遵制揚功凡所懲民不敢
示以非先皇之典亦上尊乎君朔南遠矣聲教難究
又闡羣聖之遐烈用彰不斷風乎南方以下庇乎民
故六曹之務具存而憲章之用爲重所以顯升敷聞
者亮在吉人哉亮在吉人哉廼者會稽謝子以郎中
沅凌胡子以主事同官是司將上述彛訓踐脩舊事
而憫然懼將來之靡鑒因備攷先達深究得失雖人
物並存而方類或異名實在人久而不渝庶幾穆儆
在位有裨政化即上古之書弼成三德作爲威虐者
各徵諸其人假令虞夏之際無所紀載則是馨香不
彰而否德莫懲也呂刑亦烏得而述焉欲將所考書
之貞石永垂於後請於尚書東橋顧公公以爲宜夫
職備本司氏因舊牘其義則二君有取爾矣興事旣
就屬蔡汝楠題識其事併系之文以規執政於是題
其端曰惟皇五月辰在巳巳謝子天章胡子巨卿始
立南京刑部雲南司題名碑系之曰於惟盛世並崇
六職申命士師播刑之迪五官濟濟靡不匡飭故曰
聖人在上寧使囹圄空虛不能一日廢刑官而不用
蓋謂此也烏乎凡百有譽質之於刑刑官自罹乃荒

厥命可不懼哉有懷振勗視此碑辭

衡州府續題名碑記

世之題評循良者曰循吏盛於西京西京之吏蓋盛於地節五鳳之間而汝楠獨不以爲然曰天下一身也列郡之治上承君相下迨州縣考其盛衰在觀世治漢治寢衰而獨美郡吏何哉文景又安海內晏若而循吏無聞惟曰吏治蒸蒸而已教化之文翁治行之吳公且逸其名其餘弗彰者多矣以漢治第一而藉不列名何以謂之史詎知廢循吏之名不顧其實乃史氏之失舉循吏之實致泯其名正郡吏之所以

爲得也夫循吏之實每睹天造之始智未出土氣方茂故攬持網維而不敢以翫心易國法煦育萌生而不敢以慘心傷庶民善揖序之道明承流之澤隱然保障而不尸其名類錫聲動而不鑄其功其究也道隆民休與之相關故曰與共理者其良二千石也運移世隔淳厚日漓而士志多疚則人情趨向若有陰驅而潛率之者鮮能挺立風氣之表而特改飾潤色於聲利之間不畏朝廷而畏彈刺不愛百姓而愛聲名繼渾噩者或以繁華取寵厭繁華者或以矯激沽名懲矯激者或以調停混世聲名旣起而元氣暗

蠹其振耀當時而稱揚公卿之間大抵移局就吏惜已希世若給致而襲取也未聞給且襲焉而可以爲循良者至於泯泯無聞及自裂官常者又何足云也盛衰係吏治之虛實虛實係趨向之端否不可不辨也如此汝楠知衡州之日當語于僚吏曰名之爲循良而考其實可以爲君子者斯可以爲循吏名之爲循良而考其實不可以爲君子者斯不免爲小人君子小人幾希之際孔子雅言喻義喻利而已地節五鳳間固多沿世徇功名者夫何以謂之盛然則嘉西漢者想像文翁之時可也而尤必先之以辨君子之心時僚吏俱悚然見聽因考本郡駁歷先輩亦以國初爲盛嗚呼如以隆污休戚爲心獨何鑑歟舊碑勒名百人之上同僚袁子成能請續置題名碑而刻汝楠私評循良之語於首仍系曰循吏貴於貴實而猶不廢其名此史氏體也

宋丞相趙忠定公祠碑銘

汝楠爲衡州之三年訂定郡之祀典於是諸生曾喬等白故宋丞相趙忠定公名汝愚宋代之宗賢吾道之羽翼繇薦留大儒朱文公先生忤權貴安置遐方道衡而逝舊有祠宇凡數處值雍藩封建大營府第

用其故址因廢不舉者四十餘年夫忠本令德衡則其忠而委命之處也而可無祠汝楠用其議爲之建祠而立碑於祠堂之左按忠定之衛吾道也是時文公罷祠呂祖儉蔡季通相繼竄跡禁錮之嚴過於元祐說者以慶元之理學方東漢之節義節義諸公別白清濁衆忌所歸一舉誅逐近倖返投吾隙激成黨禍卒之黨禁弛而漢亦危理學諸公惟重門墻衆望攸屬一時慷慨論列未會機宜亦罹禁網卒之理學伸而宋亦危孔子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東漢晚宋諸賢學術小大不同至於孔子之所謂無過何如哉悲

夫此唯哀之也至故其責之也盡爾大抵名節之於藩籬理學之爲根本吾人所以爲人之命脉與所以異於禽獸之界限辨之也不可不早因念藩籬之節不貴於自峻其防根本之學不貴於自豐其戶由民彛士氣之始而引之於進止消息之微裁之也不可無方易惟君子而後爲之謀也苟備論諸賢無過之地而不先辨其人品之正幾何非持君子舉措之失欲决裂名理者哉至於趙忠定者則又始終不蹈於過者也何也忠定同姓之卿也其在當時寧拂太皇太后之微指而不忍陷光宗於悖禮寧致嘉士有不

安之慮而不忍社稷之無主寧忤韓侂胄之貴勢而不忍言吾儒之棄逐寧死於黨惡錢鏊之手而不忍吾忠之不遂蓋危言其所不得不言危行其所不得不行君子哉尚德哉斯亦足以當之易明夷之指人臣守貞恐其不能艱也於是乎欲其以艱行正彖之詞曰利艱貞近臣艱難恐其過於艱也欲其一利於貞爻之詞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黨禁諸賢貞貴善守而忠定同姓不可不先守箕子之貞而徒效箕子之艱傳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一息其明如本心何哉此忠定之心所以尤不可不白也若錢鏊者何足道也但羈離寘逐之臣幸有公議不在於朝則在於外故賢人君子不得伸於行列則退而見重於適國之賢內外迫蹙必使忠賢連蹇淪亡而後已此忠節之所以不勵而世態之所以可悲亦不可不著之以告來世也汝楠於一建祠之間得參定論議使與于是者錢鏊可鑒忠定可則諸君子可原而論其毀藩離撥根本外於名教者獨無戚也夫是役也同僚二府袁子以下成有助焉祠成汝楠既記而復為銘詩蓋詩可以興云詩曰 仕者以智躋顯榮趙公之愚顧其名手捍社稷扶其傾紫陽論道昭日星力排帝

閹俾長鳴由來誼重貴戚卿大易允合明夷貞趙公
非愚迺其明忤權竄身道于衡公愛湘江水流清黨
惡非能隕其生首陽餓死至今稱死作貞菟生豪英
神豈微予予自銘予豈微神神自靈

德清令陶公碑

歲嘉靖癸巳吏部請舉天下有治行者補六曹屬而
德清陶侯為刑曹主事九月擢至以十月去去之再
週民懷慕愈甚汝楠適歸省父老率子弟來請製碑
記衆思嗟乎古今人情豈殊絕哉羊公襄陽之事奚
越晉之民情足稱說也伊建國之初至弘治間令茲

有聲詎可勝記至繫民思者惟梁司徒一人後二十
餘年而始有陶侯之政侯名廉字敬甫雲南曲靖人
舉嘉靖己丑進士補縣令秉姿純茂執德清劭其政
樹柔奕而化恣睢以黜太甚崇惇儉為本德清為浙
西衝民尚華茂而實窘削侯欲改飾之曰風之侈也
其端自上始上下競侈加之要衝因之蝗旱其何以
支卽日圉者約馬糞者損膳兼以澤勵僚案期月而
民風變傳舟經雷甸河日以數十侯為供且徒隸但
令不失賓客意享禮不務繁腆為悅直事者稱不擾
在昔閭閻之民造庭謁事者恒病阻讟言不克吐悉侯

欲誘進之乃弛擁衛俾承事者訟獄者及言疾苦者各至堂下親自開誨人人愉快科條之設不事苛速期而後至者罰之出入不立威備每履畝居民舉不知縣令至及見乃大驚謝侯寬曉之善窮兩辭決問不宿豪狡潛格歲侵侯善貸移歲課預足而催科之隸不行于鄉審葺編戶條貫密緻百年隱慝一朝剔盡版籍獻內府者德清稱最焉邑豪有點桀者誣侯于闡司事既白豪懼不敢出侯曰或吾寡德於彼何校焉豪大慙服肉袒請罪侯一笑喻遣其循理帥物類此修館舍奉國山中選諸生雋異者與居以籍沒產月給穀每旣望及晦入山課諸生宣暢疑滯自山入邑諸生輒扳送之闔邑之童而習者忻慕之興起日多邑多儒雅侯之倡也久之事曠民幽莫不洞解愛其慈畏其明者喻若慈父威神三為執事者勞禮之謁賀不行曰有以致之也再見辱於憲使不色憤曰罪不自己也居三年有刑曹之命而行不克貲蕭然別吏民去去之日扳輿阻道哀留幾不得行者數焉去後久久益見思越七年庚子而去思碑立其文曰維德清建治迄于中祀嗟茲陶侯乃紹司徒罔不悅志光大之行荒穢有容憑河是從不震不難以

協于中理脞用明易艱為寧 帝曰庸止莫援其行
侯之旣行治猶師師豈弟君子允懷慕之故與德同
風者政愈光流澤浹人者思逾遐凡所居赫赫去後
不知謂善得耶余初見侯退然儒生孰知其發也秉
寬綽之體守堅利之貞奮剛毅之勇晰明辨之精足
以追曠見之高蹤貽不滅之令名德清之山餘不之
流山石截截流水悠悠惟公之德民思之久水流俱
長山石不朽景行君子瞻哉

嘉興郡侯唐巖劉公崇德去思碑

嘉靖辛亥萬安唐巖劉公以刑部郎中出知嘉興府

以公世篤忠貞雅尚檢節所在長於治人尤以惠愛
為先在郡五年殊政彰聞歲乙卯擢浙江按察司副
使去郡郡人攀輿願留者不可數於崇出郡境崇人
愈益慕之旣不可留則一郡七邑之人咸深去思焉
公自壬子入覲即以治行覈第一然時猶承平即史
遷謂奉法循理足以為治者以後遘島夷犯順監司
連帥駐節茲土支費調遣劬勩靡寧首尾應敵境內
不支信哉孔艱矣郡之鄉先生平湖趙公有言惟我
嘉郡昔病重賦今困養兵而海鹽鄭公稱公則曰視
國之事猶已之事恤民之財猶已之財皆一時實錄

而劉公所以繫民去思者也公於七邑靡不流惠而七邑之人各以所被之澤或頌或碑或俎豆其生像以申其私譬之造化鈞其栽培而物蒙篤厚者自謂私於造化其理固然崇之士人太僕丞呂公煥等其所以相與私言者則曰劉公殊政其脩戰以却敵布和以襮變峙糧繕工宣力鼓勇軍中百費心算斡旋而兵備食缺之時靜以鎮之多方料集逢時旱爨以身禱于明神輒應濬潭鑿井以濟守土之氓故事持檄之使下邑如虎五載之間不役一人而郡事無不畢舉凡此殆七邑之所均被惟崇水淺土瘠旱虐獨甚公單車入境問疾苦於畝畝間老幼牽衣若赤子索哺慈母公見其狀潸然泣下暮抵吾邑城中饋公薦羞尚盛公曰此何時耶亟特去還郡力請于臺得蠲吾邑之租旣而城崇役興公仍履境恢縮宜民進諸役人泣語城崇之繇城工未竣鉅寇猝至鈔掠焚刈所不忍言公聞而涕下頓足言曰是予之罪力請出師遂下令散粟弔死真與我崇民共命者乙卯五月賊自烏鎮東來主客兵數萬逗于吾崇其害不在寇下公度已困崇即出官帑暨所峙糧夜馳至崇崇大小驩言劉大父肉我白骨若此數事乃吾崇之所

獨蒙夫居常晏晏獲遇循良之守尚今不忘况公拯我民於變故搶擾之際尤爲殊惠七邑所鈞被者其頌如彼矧吾崇邑私於我公哉宜顯爲崇德去思之碑士民咸以吕公言爲是相率走鄰郡造予語以去思之故而徵予文予應之曰豈特記劉公哉自海事以來多所感憤正將以摠吾所感因紀衆思且垂後鑒也昔平湖之際善哉歐陽子之言人之思元凱以其功思叔子以其仁功之與仁畧有間矣然尚論其功豈如今之赴功者哉宜其皆致見思兩浙遘禍郡縣各挾所見其一於赴功者或不免於甘以百姓脂血抵寇目前終以其功民不甚憾其最蠹者無功浚民及乘機以自封爾孰謂有如劉公心計兵餉不徵百姓一錢而相與爲命哀痛之詞聞者感泣成城却敵灼然繫乎民心者哉跡其著於七邑暨所獨蒙烏乎可謂仁以爲質令猷濟之功與仁合者已足誠不可以無碑公名某字某嘉靖某年進士系之詩曰帝命守土厚下安宅或匪其良浚及脂血海事伊始誰則厚之兩浙守土劉公有之公之廉惠著於時康比逢百罹尤不可忘哀哀我崇亦孔之疾惟公勞焉肉其白骨樂只君子實安我里其心孔仁厥禍庶

公之爲民不有其躬凡我鄰封誰其似公墻屋雖
毀田亦污菜父母孔邇庶其晏哉崇城旣成崇敵旣
却崇賦旣蠲伊公之德無以公遷公遷在省檇李之
墟君子所騁雖則非遙憂心忉忉鬱彼垂楊勿剪其
條父母行邁云胡能釋所天可即庶用夷懌雲上於
天八表同陰霖雨膏之慰我士民

耒陽縣重修儒學碑記

衡州之屬耒陽縣學圯陋而逼城闔自汝楠守郡以
來嘗咨及之而以屬令令數易弗就焉令宜至之明
年會財鳩功忽來告成縣之校官并校官弟子約與

俱來各以所職請記大概言耒邑楚之最偏比年少
以文顯者甚媿通都大邑之士令職提調校官職師
儒諸弟子各有承之庸之之望今無聞若此乃因修
學以請惟執事者進之汝楠得叅羣言而爲之記自
古建學不一惟孟子曰皆可以明人倫自古學官之
制亦不一惟朱子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並言之明
倫之指不可易已而夔契兼命首著於唐虞成周大
司徒大司樂各以其職董士制本於此是以朱子並
言之但舜之命契教之人倫而明倫之說不以命夔
其命夔也緣其直寬剛簡之質化其暴慢傲虐之偏

而變化之學亦不以命契以後成周陳疇要在舜倫
攸敘而協極之教顧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嘗疑之
何古人之設教如此嗚呼以相謀之教致相成之化
非聖人善於作天下之人成天下之材智不及此也
農桑道化其政一源舜倫統體非司徒其誰明之後
之所謂提調者非司徒之遺意耶陶鑄變化薰蒸揉
伏必收之於宮墻垣廡之居肄之以經籍名物之業
察之於視聽言動之節審之以管絃匏革之音閑之
以盤辟周旋之度于以漸消其氣質學問之疵而成
就其剛柔中正之德非典樂其誰專之後之所謂學

師者非典樂之遺意耶養剛柔中正之德以順達於
舜倫日用之施養者有用用者有養肄習講求非虛
空而無實即孝廉忠信之行而本於中和禮樂之化
行之必著習之必察舜倫日用非闊畧而無本所以
然者又非揉其所必不順而覺其所本無人倫之道
本不可離不可離之道原於非外鑠之性非外鑠之
性著於不待慮之知不待慮之知慎於不可見之處
提之以剛領其所樂聞化之以節目其所易趨司徒
典樂本以相成而日改月化至不自知古之吉人良
士所以不可勝用也今之提調失其統體不以剛常

為教簿書之政不謀於學校今之師儒廢其節目不以變化為事文詞之教不謀於有司士之常心尚賴不氓但嘉行誼而不知變化中和乃行誼之蘊則學術之士有不著不察之譏知學問而不知綱常行誼乃學問之實故行誼之士有游言無當之毀卒之雖有行誼自淑鄉閭雖有學術別啓門戶要非先王制學之本意有司之於學校也師儒之於弟子也學術之於行誼也脉絡判然矣雖或承庸焉寄世道使之一德而同風也哉由是言之未縣之提調師儒與弟子之自處此不知慮而徒媿文之不顯何也即使文

詞最著遂如都會而人材無裨於輕重之數豈未陽之盛哉且耒之科目似差少於都會而鄉賢忠誼國朝後先六七公相望海內最稱名庠恐不過此則耒之歉於科目其質要不媿於為古之人如縣令遂統理而振起之學師遂專教而變化之諸士又敏求以自得之治教學行舉出於一所造人材又可量哉宋儒李氏曰饑而思食不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縵布之溫學之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自慊而已汝楠不佞為世道勗人材者如此而不無望助於有志之賢庶幾相成共睹其盛不

然徒以剽文取第為言則學之為制豈軒冕貴客之
蘧廬都會氣習文詞之陋反力求之而不可得守郡
者將何術以進諸生而事亦何取於修也

德清縣胡侯碑

胡侯之去德清以外艱其銜恤而發吾縣也縣民牽
侯素衣無不泣下送之境上猶有不能捨者追之郡
境之外得侯慰遣再三然後歸境上之民觀者亦俱
泣下傷鄰民之去父母故也縣之耆老率文學子弟
因徵為文立石以著去思予昔在楚曾奇侯之文於
淪落之年於侯稱素知侯之去縣予亦將以待次赴

都以此縣人扣文於予而督予為文甚亟予惟知侯
故為侯謝曰侯邃於學學先泝夫道德之廣崇則庚
桑之所以逃尸祝而罪畏壘者非道德之意哉其英
華為文章武城其父雖有德愛不以吏名其踐敷為
事業漢史汲黯倪寬俱不以列傳公卿摘吏事以勒
別傳文章勛業皆侯所可就而道德深遠沾沾焉記
侯緒餘及民之條或非所以知侯吾縣自洪武迄今
去思雅稱其實者惟二碑以朝堂之績繫吾縣則金
陵梁侯以吾縣之績盡平生則滇南陶侯又去縣久
之乃立今二三老暨諸文學言遠及此揆之往事得

無殊乎侯既予知敢為侯辭之耆老文學俱避席而請曰公獨不念比歲荐臻之禍乎蓋自壬子以至丙辰島夷深入間至縣之新市溝塍積骸骨川湖流膏血言者痛心加之跨溪而城重以倍徵軍費終歲養兵不時犒師他境之民有似此者殍死無算吾民獨得更生侯之善甦吾困也海寇雨息窮民為幻妖盜乘之染及數縣吾縣獨無一介之民入妖黨者侯之善移民風也此侯德政大端拔民於死亡離逃之中不知前代名侯曾遘是患否如枚舉其細則侯憫邑凋瘵若痛在躬下車閱里甲歲支卽白省數千兩年

間不妄徵一錢自衙齋躬省約始不以縟禮事貴人徵歛雜至侯截貸幹旋不啻理其家事按戶編徭晝夜勤恤雖胥史亦稔侯意不萌鹵莽之心民賦以平聽受獄訟口不言按人其有要囚念至旬日亦必思所以生之擇丞尉剖細務不事苛小訟自屏息引學官諸生諷以經術進之禮義士民翕然從之其能恫念而不鄙夷吾民大率類是或者云此亦前名侯所能第觀吏局年來大謬動負跣踵以趨時宜其於徵辦如割吾肉又吮其髓本以民窮興寇不務保又而尚咎夫連坐無法卒驅為盜者殆不可數惟侯獨持

廉平以冀康民使前名侯逢今之局又不知竟能不
易否惟吾民生於危迫之際故易於感激惟吾侯當
此兵革之會故難於循良以侯所難深吾所感因乞
勒文以彰殊思宋蘇文公有言思之於心則欲存之
於目而况前輩去思惟表樹於縣侯被繡升榮之日
今之請立乃思慕於吾侯素衣慘阻之晨豈可格以
數端靳於一言哉因知侯他日立道揚譽不敢以一
縣功能小之然著去思本爲吾民非以爲侯以記今
日非量其後也公其無辭予不能更詰遂次其語而
系之詩侯名定字某楚之崇陽人登嘉靖丙辰進士

以是年冬十二月來蒞吾縣凡兩周乃去詩曰
自壬子迄於丙辰島夷不共犯我海濱杭之北鄙湖
之喉襟縣二百里莫過來侵旣城我土復倍厥賦室
家不保斃困靡訴自殲巨醜復孽妖祥大憝克之民
實殘傷侯來曰嘻民其殆矣養民銷兵亂庶遄已嗟
我人斯譬彼羣萌刈及根芟將殞其生侯來安只室
家攸止秉廉持平敦彼萌庶彼茁者萌以育以培一
朝去之如萌何哉我縣循良惟陶與梁公實三之思
倍無疆如保赤子侯當孔疚匪夷之思表樹恐後侯
旣啣卹民亦靡至悠悠彼蒼不可與慮侯實國器上

下所求君子終禮無恒燕休侯不可追覩此穹石尚
藉作霖餘庇我邑

德清縣重修阜安橋碑

德清縣為湖郡屬邑依阻丘陵帶映川坻嶧隗相嬰
膠流駢錯復衍以平原通平大都然後薄櫨延屬聲
薌喚合被麗遐廣又為郡巨邑矣然邑本介于名山
天目之高深溝欽巖而為谷周流拂汨會于郡瀆徑
入大溪橫貫吾邑當春夏之交霖潦暴集流瀆波盪
民咸病濟無以通閭井而便負輪阜安橋之建跨絕
盛流肆達諸鄉輿旗所至雲合颿集而騁驚其中邇

窺臨安逖暇浙河不可疆度由橋入邑為邑阜集水
次為儲需之室若自鄉入納至無停輪又回轉為邑
治不百步可見弘治間橋圯民頗畏阨知縣事王公
良臣加修營焉是後三十餘年仍復推墜柱石當水
衝幾於不支民難渡如昔悉捨橋航水恐將來或遂
湮毀繇是幸時繕治喁喁望令長矣嘉靖己亥知縣
事四會李公蘗惠卹人隱矍然創議曰凡邦邑聚而
後富通而後聚津梁之設以濟不通及今弗釐如裂
滅何邑本繁會使民病濟非所以振扞邦邑閔慈元
元也先是邑有廢田可令民佃之以其貲助營事度

地力盡而橋梁成廼兩利而俱全之約費不逾百金
諸富民趨事者衆度可五旬罷不損下而商氓咸利
事甚便議上千巡院御史應臺傅公雅意便民得議
卽曰徒扛輿梁王政之一一勞而久逸不費而自成
斯大猶是經所議善下書于府府報之縣于是李公
經始民果說忘其勞促成如期自後履道不礙暢美
無窮民咸德李公公歸德于監察不敢顯以爲功蔡
汝楠曰嗟乎稽之載記鄭僑惠矣而孟氏譏其不知
政西門豹循良矣史起病其非仁彼溱洧漳鄴之間
有可裨益者二子闕焉毋曰細務亦累大端獨事之
建集雖有賢者誠在適時橋自始傾于茲數年矣諸
爲政者莫卒採其敝爰至今允成之大易言時行非
此謂歟於乎賢慙軌事利物懋功上下交而治通君
子哉德耀遠矣訖工日邑民督繕者請爲碑

德清縣築城碑

嘉靖壬子倭夷始犯浙東明年癸丑東寇西驚遍擾
江南郡縣完破大抵視城堅敝無城者其禍不可量
已又明年甲寅湖州府推官方公以署縣來德清奉
兩臺檄暨分守叅政謝公諭意議因故址而城之邑
之耆老百姓集縣慮始率以時詘舉羸爲難知府事

徐公行趣計議方公曲諭邑民城議始定或又以故址夾據鴻河審厥所廢在茲盍析河北而城工半之方公執言因者百事之綱故址具存可因且析臨河之居而河北苦署河南之民於城外而河南怨不足以固風氣而扞寇偷其何以為邦郭也必以跨河為慮請疏二河殺鴻流謝公深然之竟無以易夾河之議者繇是摩畫規制併疏二河稽縣羨請司帑及勸富民輸貲以佐財費命丞簿校官分程董役什長赴工糾之以度知縣熊公通判劉公先後視縣蒙成而督之越期年乙卯秋日城成爰憇故城不異今制而

水關或邁於曩時其圍七百七十三丈有五尺其高二丈有三尺其基闊二丈自基以上斂以城堦一千五百四十有奇越城十丈有敵臺凡七十座越三敵臺有舖凡二十五處因除戎器謹闔開練民兵使守之後賊自乍浦柘林入境者聞邑小且有堅城遂無西意近邑關鎮亦藉以無患謝公馳書至江西曰邑城矣盍記之會方公再來署縣專使以告汝楠不獲辭而紀次其事又惟守藩者行省之事守府者郡大夫之責德清下邑蒙藩郡大夫以守藩守府之圖成闕民之績尤不可以無記考之春秋凡城必書重民

力也至於城虎牢以遏楚侵實惓惓焉夫虎牢之城固鄭人事然守虎牢以固鄭守鄭以固中原則寧止一國之事哉責鄭而與大國蓋春秋微意也一時浙中蕭山桐鄉諸縣俱成城率繇縣官司之爲自保計而德清以近省首邑隸郡要地城功獨藉藩郡其與大邦爲中原城一方何異邑民苦於始作泰於成功自茲門可鍵城可恃民得樂生而無殲害孔道安而藩郡固功有攸歸矣謝公某某處人方公某某處人贊美宣勞其經斯役者某官某法當備書

武康令肖溪王侯碑

王侯之爲武康以仁心爲質羞爲急名刻辦之吏先令仁和已系去思僅七閱月而持服去茲來武康思究成治且昔鄰疆稔習縣故秉局周盡實加於曩時而宅心冲然惟日不已舉縣之民見其殫慮厚下不啻拊循其身之所出勤身集事不啻營聚其家之所資然而挹其儀度爲令如儒生詣其齋閣在縣如山林也詳於五聽疑輒反之不以屬吏及其得情則哀歎再三形之詞色不唯無冤訟者益化暇則偕校官弟子疊疊談說經誼里巷塾師亦延而試與之稱論感諷殊多居數月其政大行會上官按部凡可紓民

靡不獻替上官然之及奉嘉獎則戒行謁勿造吾賀也應入覲之前期舊事頗有供需侯言不忍瘠民以媚人故不敢為垂橐而去及後奉戶部主事檄亦如入覲時會歲造版籍侯盡括其實定著於籍飛寄詭匿之端一時屏塞縣之役法循編年之舊就實避虛盈耗益不侔矣侯請於司計裒益衆寡定數受徭使歲歲相等人服其平侯之為令加意農政真可媿世之徒炫刑名以速聲施者山賊江天祥之徒嘯聚深谷鄰部騷動侯條陳保甲之法深合古制十家相保既有團兵而四境阨塞之處咸備戍守加譏察焉各

邑行之恃以為安海賈挾倭奴以擾江南徵調不絕侯運籌不匱而民無震悚至今海事彌急境猶晏然無有竄意蓋自侯在時已然甫三歲以遷去縣而縣之耆老幼稚無不攀援悲暢圖再借而不可得及既去將兩閱歲矣日遡其在縣之政而思咏之第侯本敏肅以齊政能使民忘其敏而思其精誠本廉繁以裨身能使民忘其峻而思其敏恤不意侯之結乎人心系乎永思者一至此也語有之曰重淵之明珠可取而有當固之人心不可得萬家之常貯可徙而他而匹夫之一念不可移王侯去侯之思民相與謀於

邑之太史駱公令其門人太學生魏實告於今邑侯
文橋秦公及貳尹徐君典幕勞君請立貞石以紀民
思汝楠不能辭請而又謝不敏者自夏至今民愈重
累而至囂然其不欲止也及汝楠扣其行事有敘之
則可數思之則無窮者是不謂難得之民心難移之
一念哉於是相與立石於儀門之左以示不替焉王
侯名徼字行甫閩之漳浦人登嘉靖丁未進士家世
循良學術有本原風誼藹然君子也在仁和自有記
茲述在武康者爲武康去思碑系之詩曰粹矣王侯
三載政成系去後思薄赫赫名懸也山林令也儒生
酌之不竭冲焉不盈廉而非峻不以能稱明珠可得
難者輿情爰請勒石一念弗傾其山天目其水餘英
永祀閱石以垂厥聲

國

皇天

乃

三

